

藝術集

汝龍譯

藝 術 集

著 夫 訶 契 · 東 安

譯 龍 汝

新譯文叢刊
契訶夫小說選集

16

藝術集

Art, etc.

The Tales of Chekhov 13 vols.

Tr. by Constance Garnett

著者 A. CHEKHOV

譯者 汝 龍

出版者 平明出版社

上海延安中路1157弄5號

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

定價 七千二百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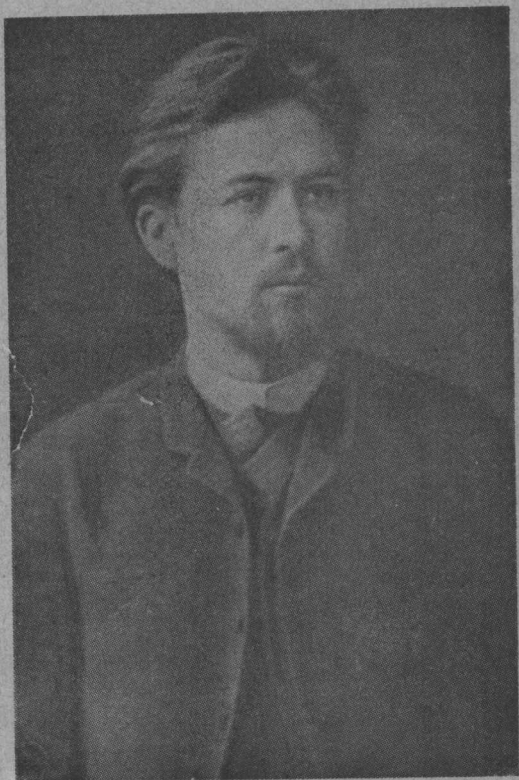
版權所有·不准翻印

〔文學·藝術〕90,000字〔定價頁212〕

1953年8月初版 1—10000冊

國光印書局印刷 德慎裝訂所裝訂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三三號



A. 24 3

安東·契訶夫——唱詩人

(契訶夫早期生活故事之二)

亞歷山大·契訶夫

……這在安托夏①是很苦的，他還是個小小的孩子，剛剛在長大，胸脯還沒發育好，聽覺相當差，嗓音又尖又細。在做唱詩練習的時候，他流過不少的眼淚，他被那些深夜的唱詩練習剝奪過很多有益於健康的睡眠時間。安東的父親對於一切有關教堂禮拜的事情，總是很嚴

● 根據一九二七年倫敦 George Routledge & Sons, Ltd. 出版的由 B. S. Koteliansky 編譯的安

東·契訶夫：文學和戲劇方面的回憶中的英譯文譯出。——中譯者。

● 安東·契訶夫的大哥。——中譯者。

● 安東的愛稱。——中譯者。

格，很認真，很苛刻的。遇到大節期，必得做早彌撒的時候，他就在深夜兩三點鐘叫醒他的孩子，不管天氣怎樣，總要把他們領到教堂去。有些軟心腸的人平素常常跟他爭論，這時就說奪去小孩子所不能缺少的睡眠時間是有害的，至於逼着他們過分緊張的運用他們的幼小的胸膛和嗓音，那簡直是罪過。可是巴維爾·葉果洛維奇●的看法卻完全不同，他會很有信心的答道：

「爲甚麼在街上跑來跑去，高聲叫喊，倒沒有害處，在教堂裏唱歌卻有害處？在阿索司山（Mount Athos），唱詩兒童一連幾夜的唸經和唱詩，可是他們也沒出甚麼毛病啊。在教堂裏唱歌，孩子的胸膛會強壯起來，就是這麼的。我自己就從小唱歌，多謝上帝，我很結實嘛。爲上帝工作，絕不會有甚麼害處。」……

安托夏通常在三點鐘以後下學回來，又累又餓，喫過飯，他立刻或是在家裏，或是在店裏，準備功課。他父親差不多天天打發他到店裏去「學做生意」，主要是去做「主人的眼睛」的代替品。到晚上九點鐘，疲乏得不成了，安東的勞累的身體和精神都要求休息了。可是在做

唱詩練習的那些晚上，休息是根本談不到的。在唱詩班唱詩的本地鐵匠們來了，同時就會有人帶着命令跑到男孩們的房間來：

『爸爸叫你們去做唱詩練習！』

唱詩練習常在跟商店相連的一個大房間裏舉行。鐵匠坐在圓桌四周的樣子，肥皂箱、蠟燭箱上面。我們這些帶着睡意的小學生也在那樣的座位上坐下來。

光陰一點點的過去。安東的眼睛閉上，他的腦袋發沉了。可是不敢離開這兒，上床去睡覺。到午夜光景，唱詩班總算練習完，大家終於告別回家去了，這時安托夏已經沒有那麼大的氣力走到自己的床邊去，他常常沒脫衣服就睡熟了。我們，他的哥哥們，●情形也是一樣。第二天早晨七點鐘，我們還得爬起來去上學呢……

做完早彌撒，回到家來，我們就喝茶。然後巴維爾·葉果洛維奇聚齊一家人，站在神像面前，開始對救世主或者上帝的母親唱讚美歌，每唱完一節，我們這些孩子就得唱一句『阿里魯亞』。●家庭祈禱將近結束的時候，教堂的鐘又響起來，召人去做晨禱了。男孩當中的一個或是輪班，或是經父親特別指定——就跟學徒一塊兒去給商店開門，到店裏去做『主人的眼睛』做生意，他的兄弟們還得跟着父親到教堂去。對契訶夫家的孩子說來，星期日和

節日是跟平常日子一樣辛苦的。安東不止一次的對他的兄弟們說：

「主啊！我們是一羣多麼倒楣的傢伙啊！所有我們的小伴兒都在休息啊、玩啊、跑啊、串門啊，我們卻得到教堂去！……」

● 安東有兩個哥哥：亞歷山大、尼古拉。——中譯者。

● 讚美上帝的歡呼語，出於希伯萊語。——中譯者。

目次

安東·契訶夫——唱詩人（亞歷山大·契訶夫）	一
帶叭兒狗的女人	三
黑修士	三一
跳來跳去的人	八五
樞密顧問官	一二七
藝術	一五五

藝
術
集

帶叭兒狗的女人

一

據說海灘上出現了新人：一個女人，帶着一條叭兒狗。德密特里·德密特里奇·古羅夫在雅爾達已經住了兩個禮拜，因此已經住慣這個地方，開始對新來的人們發生興趣了。他坐在維爾奈特的點心店裏，看見海灘上有一個金髮的青年女人走着，長得中人身材，戴一頂 *béret* ①，一條波美拉尼亞 ② 種的白狗跟在她的後面跑着。

① 法國一種又圓又扁的女帽。——中譯者。

② 普魯士的一州的名字。——中譯者。

後來，在公園裏，在廣場上，他一天碰見她好幾次。她一個人走着，老是戴着那頂 *beret*，也老是帶着那條白狗；誰也不知道她是甚麼人，大家光是管她叫做『帶叭兒狗的女人。』

『要是她一個人待在這兒，既沒有丈夫，也沒有朋友，』古羅夫暗想。『跟她認識一下，倒也不壞呢。』

他還沒滿四十歲，不過他已經有一個十二歲的女兒，和兩個上了學的兒子。當初，他年紀很輕，在大學讀到二年級的時候，人家給他找了個老婆，現在他妻子的年紀好像比他大半倍似的。她是一個高高的、直挺挺的女人，生着黑黑的眉毛，端莊而尊嚴；依她自己對自己的說法，她是很有見識的。她讀很多的書，寫起字來用簡化的拼字法，管她的丈夫不叫做德密特里，卻叫做吉密特里；他呢，私下裏卻認為她頭腦不清，器量狹小，邇里邇遑；他怕她，不願意待在家裏。他早就開始對她不忠實——不止一次對她不忠實了；大概就是因為這個緣故吧，他差不多老是說女人的壞話，每逢人家在他面前談起女人，總管她們叫做『劣等的人種。』

他覺得他已經深受慘痛的經驗的教訓，因此可以由着自己的性兒罵她們了，可是只要一連兩天身邊沒有那『劣等的人種』，他卻又會活不下去。跟男人們待在一塊兒，他覺着煩悶，彆扭，他對待男子是冷淡而拘謹的；可是每逢他跟女人待在一塊兒，他就覺着自由自在，知

道該對她們說甚麼話，該採取甚麼態度了；哪怕跟她們在一塊兒的時候他默默無言，他也不覺着拘束。在他的儀表上，在他的性格裏，在他整個的身心方面，有一種迷人的、無從捉摸的東西，誘惑女人，博得女人的歡心。這一點，他是知道的；有一種力量好像也在把他吸引到她們身邊去。

常常重覆的、真正慘痛的經驗，早就教訓了他：跟上等人相好，特別是跟莫斯科人相好，（她們素來是猶豫不定，動作遲緩的，）起初倒還能舒舒服服的給生活解一解悶，顯得是又迷人又輕鬆的冒險事情，過後卻難免變成實實在在的、極端複雜的問題，臨了就造成一種痛苦不堪的局面。可是每一次新遇見一個有趣味的女人，這經驗的教訓總好像溜出了他的記憶似的，他熱心的要生活，一切就都變得又簡單又有意思了。

一天傍晚他在公園裏喫飯，那個戴着 *beet* 的女人慢慢的走過來，在旁邊的一張桌子那兒坐下來。她的神情、她的步態、她的衣服、她的頭髮的樣式，都告訴他說：她是上流人家的一位太太，她結了婚，她第一回到雅爾達來，而且是單身，她在這兒覺着悶得慌。……那些講到雅爾達這類地方的不道德的勾當的故事，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假的；他看不起那些故事，知道那類故事大半是只要有機會，自己也很願意犯罪的人們捏造出來的；可是等到那個女人在離

他三步遠的一張桌子那兒坐下來，他卻想起了那些輕鬆便當的豔遇和登山旅行的故事；來一回快當的，轉眼就過去的風流韻事吧，跟一個連姓名也不知道的陌生女人幹一回風流韻事吧——這誘惑的思想猛的抓緊了他。

他逗那條波美拉尼亞種的狗，引牠走過來；等到那條狗朝他這邊走過來了，他卻向牠搖手指頭。那條波美拉尼亞種的狗就汪汪的叫起來；古羅夫又向牠搖了搖手指頭。

那位太太瞧他一眼，立刻垂下了眼簾。

「牠不咬人，」她說，臉紅了。

「我可以給牠一根骨頭喫嗎？」他問；等到她點點頭，他又和藹的問，「您在雅爾達住得很久嗎？」

「五天。」

「我在這兒可已經住滿兩個禮拜了。」

短短的沉默了一陣。

「光陰過得很快，可是這兒卻又那麼沉悶，」她說，沒瞧他。

「批評這兒沉悶的話，只不過是這兒的風氣罷了。一個內地人住在別遼夫（Bel'ov）或

者日德拉(Zhidra)，倒會不覺着沉悶，可是他一到了這兒啊，就要說甚麼：「啊呀，好悶啊，好悶，好大的灰塵啊！」人會以為他是從格列納達來的呢。」

她笑了。然後兩人繼續沉默的喫東西，跟生人一樣，可是飯後他們卻並排散步了；他倆輕鬆的有說有笑，只有自由自在、心滿意足，不管走到哪兒去或者談些甚麼都覺着沒關係的人纔會這樣的談笑。他們一面散步，一面談到海上的奇怪的亮光：海水發出柔和而溫暖的淡紫色，水面上塗着月光的金色條紋。他們講到在炎熱的白晝過後，天氣多麼悶熱。古羅夫告訴她說：他是莫斯科人，他在大學裏學語文，可是他又在銀行裏做事；他學過一陣歌劇演唱，可是後來不幹了，他在莫斯科有兩所房子……從她那兒，他聽說她是在彼得堡長大的，可是自從兩年前她結過婚以後，就在S城住下來，她在雅爾達還要住上一個月光景，她的丈夫也需要休息，說不定會來找她。她說不準她丈夫究竟是在政務會裏還是在省議會裏做事——想到自己的糊塗，她不由得好笑。古羅夫還聽說她名叫安娜·塞爾蓋葉芙娜。

後來到了旅館，他回到自己的房間裏，想念着她——斷定第二天他一定會跟她見面；這

是一定的，等到他上床睡下，他心想：前不久她還是一個女學生，跟他自己的女兒一樣的唸書；他回想她笑的時候，跟生人談話的時候，仍舊流露着腴腆，生硬。這一定還是她生平第一回獨自處在這樣的環境裏呢——在這種環境裏，人家純粹出於一種她不會不懂的祕密動機跟蹤她，瞧她，跟她談話。他想起她那細瘦粉嫩的脖子，她那可愛的灰色眼睛。

「總之，她那樣子有點招人可憐呢，」他想，睡着了。

二

自從他們相識以後，一個禮拜過去了。這一天是假日。屋子裏悶熱；街上呢，風捲起滾滾的塵煙，吹掉人的帽子。人成天價覺着口渴，古羅夫常常到點心店去，請安娜·塞爾蓋芙娜喝糖水或者喫冰。人熱得不知怎麼好了。

傍晚風小了一點，他們出去，到防波堤去看輪船開進港來。碼頭上有許多人走來走去；他們聚在這兒，拿着花束，預備迎接甚麼人。雅爾達的熱鬧的人羣有兩個特色，那是一眼就看得出來的：老太太打扮得跟年輕的女人一樣；將軍特別多。

由於海上有風浪，輪船來遲了，太陽下山以後纔來，而且在攏岸以前，打了半天轉兒。安娜